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  
第七十六回 劫商婦難為裴孔目 獻頭顱大氣宋公明

話說裴宣自從出師以來，擔了隨營軍政司的職分，心想：（【眉】裴孔目自訴語，是能問天理良心者。）「自己當年地位雖卑，所作所為，也還問問良心天理，豈料就這上頭，惡識了貪官污吏，幾乎性命不保。到後來，不得已上了梁山泊，平平過得許多時。這番公明哥哥出兵，把軍法的重擔交給我，無非是為飢貧的百姓，受不了嘍囉的囉嗶；（【眉】民苦貪官污吏久矣，再受嘍囉囉嗶，將如火益熱，如水益深。默想強盜本來面目，我為兗州民眾危。）我倘不實心任事，不但對不起這些貧民，也對不起公明哥哥，對不過自己。」因此，在職分當做的事，□分頂真，宋江、吳用都極口稱贊。這一日合該有事，偏是武松巡街，（【夾】《水滸傳》武松最正直，於此特表之。）帶幾個嘍囉，走到東城一個巷口，時候已到半夜，隱約聽見一兩聲號哭，隨即咽住了。

（【眉】哭聲胡為乎來哉？）武松心疑，再凝神看時，只見兩條影子，在巷口一晃，又縮進去。武松大喝聲：「是誰？」腳下早一個箭步，直跳到巷口邊。帶的嘍囉兵，不敢怠慢，擎著燈籠，搶步跟去，直進巷來。巷卻不寬，可是很長。武松留心左右，家家都是關門閉戶，雞犬無聲，走過好一段，忽一家大門半掩，武松覺得奇怪，當頭跨進門去，驀地門內一聲大喝：「什麼人，來這裡亂闖？」嘍囉兵手中燈籠高舉，早照見門裡站著兩人，都穿的是梁山上號衣。武松大怒，圓睜兩眼，罵道：「賊囚！你恐嚇誰？半夜三更不歸營，在這裡幹什麼？」話未了，有一個衝著武松便是一刀，武松略偏身，避過刀口，湊上去，肩膀只一靠，那人已經滾倒在地。這一個剛待轉身，武松手到，夾後頸輕輕提過，往地下一丟，喝教跟來的嘍囉兵，先把兩個驢子捆了。（【眉】驢子遭殃。）再走進去時，轉彎便見一排三間，堂屋裡燈燭輝煌，許多人正在觥籌交錯，每人身邊都夾著一個女人。武松瞧科，已自明白，略一揮手，早有一個嘍囉先出去報告。

武松三兩步直上堂階，正中坐的是小霸王周通，左右是毛頭星孔明，獨火星孔亮，（【眉】三星拱照，偏有此間情逸致。）下邊坐的是幾個小頭目。見了武松，齊都一驚，面面覷看，做聲不得。武松剛待開口，周通已走下來，招呼道：「武二哥，請上坐，巡夜辛苦，權用一杯，解解寒氣。」（【眉】滿面春風，周通神情畢露，非具有寫實本領者不能有此妙文。）武松眼睛四下裡一轉，問道：「這些婦人怎的來？」眾人陪笑道：「此間本是妓院，婦人是在此間生意上的。」說著，武松努力把一個面上滿滿淚痕的素裝婦人一望，婦人顛巍巍地往下就走。周通一把拉住道：「慢走！」武松問婦人：「你也是此地的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不是的，是巷口油燭店的。」武松道：「怎樣來的？」婦人不敢答應。武松道：「我在此，盡說不妨。」婦人道：「奴家今早在店後刺繡，聽見前面丈夫和人吵鬧，走出來看時，（【眉】若以舊書生眼光看，應呵責此婦人曰：「誰叫你出來看熱鬧！」）這位大王一拳將丈夫打倒，把奴家拖到這裡，交代鴛兒看守，逕自去了。晚間同眾大王來吃酒，強要奴家把盞，嗔奴家不向著他，抽了好幾鞭子。」武松忍不住，問旁邊小頭目道：「這些話可真？」小頭目還未回言，周通趕緊叫道：「武二哥！我們彼此逢場作戲，何必頂真。」（【眉】「逢場作戲，何必頂真」，是中國幾千年謬誤的人生觀，此種謬見不除，終必為碧眼赤髯者所征服。）武松跳起來把桌一拍，崩地一聲，桌上杯盞跳得比人高，罵道：「萬惡狗強盜，（【夾】連宋江在內。）你道逢場作戲，人家的名節，是給你逢場作戲的嗎？」周通冷笑道：「二哥！我們是強盜，你是什麼？難道你不曾殺過人？不管捉過人肉饅頭麼？二哥，我看你高似我們也有限，不要想做君子罷！」武松正待發作，卻聽背後有個尖銳的聲音道：「諸位不必動氣，有什麼話，說明白好了。」大家猛抬頭，天井裡明晃晃八把鋼刀，簇擁著鐵面孔目裴宣，徐徐走上堂來。裴宣右手擎著軍前執法小旗，左手按著寶劍，眾人一時肅靜。武松把巡夜到此，從頭至尾講了一遍。裴宣對著杯盤和婦女（【夾】賊證在此，寫出法官厲害。）正色道：「諸位頭領，平時公明哥哥（【眉】口口不離「公明哥哥」，奉若神明歟？視若偶像歟？亦不過如那教徒之稱上帝口頭禪耳。）如何說來？出兵時候，怎樣告戒的來？武二哥所說如果不錯，諸位也未免太於大意了！」眾人都望周通，周通只好挺身說道：「是我太大意了，裴兄弟你待怎地？」裴宣道：「小可一介區區，何敢怎地？只軍法是公明哥哥定的，諸位是服從公明哥哥的。今日的事情，看公明哥哥怎樣就是了。至於這幾位職分低點的，當然在軍法範圍之內，小可是應該管轄的，請跟隨去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口中呼哨一聲，階下早湧上好幾個黑衣嘍囉，人人身上一把鐵鍊，豁喇地把幾個小頭目一套，連鴛兒也一索扣了，轉身便走。周通們待要爭持，見武松滿面殺氣，（【眉】武松滿面殺氣和周通滿面春風，可謂遙遙相對。）威風凜凜地站在旁面，都不敢動，悄悄散歸營去。

次早裴宣正待區處，恰好李應到來，邀去商量賑濟的事。直到太陽過午，才得回來。看守的嘍囉稟道：「早間周通頭領帶領百□多兵卒，口稱昨晚你們拘得的犯人，是我部下，應該歸我處治。硬闖到軍法監的裡邊，統通帶走，還帶去幾個別案的軍犯。」裴宣聽罷，還未開言，門外已有喊冤的婦人，號哭進來。問其所以，老婦人道：「我們是在東城開油燭店。前天兒子言語不慎，得罪了周大王，被他打傷；又將媳婦搶去。昨天蒙恩放回，今早周大王又叫幾位將爺們，將小店搗毀一空。兒子、媳婦都被拖去。臨走還說晚間要來放一把火，將這條街燒個盡盤。（【眉】打人家的兒子，擒人家的媳婦，搗毀人家的店，又要放火，這是大王手筆。老婦人語有含蓄，作者曲為寫來，是《春秋》筆法。）老婦無奈，只好來叩求開恩！」（【夾】不稱裴宣大王，不以盜視裴宣也。）說著，連連碰頭。裴宣只得吩咐小嘍囉帶老婦下去，好生寬慰，等候發落；一面教備馬來見宋江，訴說一番道：「這回事如辦不下來，我們梁山泊忠義的聲名掃地；替天行道的旗幟，也難再豎，只好一切算了。」宋江沒法，仍是和吳用商量。吳用問裴宣：「意見如何？」裴宣道：「小可看來，第一，這店主夫婦必須叫他完聚，油燭店必須復業；第二，犯事的人不問是誰部下，都應該叫他交出。至於高位次的頭領，應是公明哥哥內斷於心，小可不便多話。」（【眉】裴宣宣佈意見，對周通無所表示，足見烏合之眾不足與言法字。）

正議論，林冲又到。林冲道：「剛才在軍政司，尋裴大哥不見，聽說在此，所以特地趕來。」吳用忙問：「什麼事？」（【夾】軍師也忙了。）林冲道：「小弟訪聞這兩天城內外，有些小小不安，親身便服去查查看，恰在城門口遇見鄉下捆三個人來，一是地棍，兩是小弟部下。提來訊問，豈知供出多人，各人部下都有，再問他時，他們口口聲聲都道：『自從投歸山寨以來，每到一處，總是大秤分金銀，大碗吃酒肉，就是頭領下的號令，也不曾有過□分頂真。偏這回出兵，恁地嚴緊，連一個取樂的機會都沒路，我們只是落草，又不真替國家出力，難道一個月幾兩銀子就算了！早知如此，別地方落草也好，何必梁山。』」（【眉】小嘍囉實行縱欲主義，語多憨直，不失可取。）林冲又道：「外間還有一種謠言，說日內就要起事，先行燒搶城內幾條大街。小弟覺得事情重大，已將犯人送到軍法監裡。」說著，袖中將口供和人名單交出。吳用一一看過，便請裴大哥先回軍政司，靜等處置。（【夾】盧俊義要裴宣從軍，其結果如此。）裴宣去了。吳用教林冲去告訴周通：「事壞了，大家不利，何如趁未曾通天，放明白些。武松那裡也知會一句，凡事只八分為是，不要過緊。」（【夾】此語卻不敢教裴宣聽得。）林冲也去了。吳用對宋江長歎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本來忠義是最會磨難人的。誰叫我們被這個忠義套子，如今倒反套住了自己手足！（【夾】的是強盜眼孔。）我看只好從速退兵罷！不然，早晚有大亂子出，歸根是一敗塗地。」（【夾】此亦裴宣從軍之結果。）宋江也歎息不已。這裡吳用傳呂方、郭盛、楊雄各領兵卒，幫助武松、楊志，日夜巡查，遇有犯令者，格殺勿論。裴宣回去，過了一會，林冲送油燭店主夫婦來到，傳宋公明哥哥將令，給錢□千壓驚。母子夫妻，好生回去營業。（【眉】文筆細膩，無處漏縫。）別事一概不提。

城中三日無事。（【夾】難得。）宋江在府衙裡辦了許多桌筵席，把本地的紳商頭腦，都邀請到位，眾頭領輪流把盞。酒過三巡，宋江起身說道：「小可宋江，一介小吏，本沒有非分的野心，（【夾】急急表明。）只緣遭了官司，不得已，避刑水泊，以待招安，身雖落草，心卻不曾落草。無奈朝廷一味信任貪官污吏，把豪傑進身的路都塞了，眾兄弟們盡是滿懷冤屈，來相結合，（【夾】話也有幾分實在，但是如秦明、朱仝輩之冤屈，誰致之者？）所以我們旗上，特地標出『替天行道』四字。就是這回，也

因這一方天災官禍，（【夾】二字新。）來得太重，（【眉】官逼民反，的確是一部二〇五史常有之事實。「官禍」二字切確不移。）我們心中不忍坐視，要替諸位設點法子。現今聽得國家就有大兵到來，我們想兵來必然還有爭戰，不曾救得諸位，怎好反害諸位呢？所以決計明早便引兵退去。這番雖然累諸位受些子驚恐，也算在地方上小小出點力。只是貪官污吏不曾殺得一個，（【眉】貪官污吏不曾殺一個叫人認為不滿，自是事實，宋公明以此向眾道歉，儼然領袖口脛。）諸位料想也有些不甚快心。今日請諸位商量，也沒別的，只是要公推幾人，暫攝地方上事，以免我們去後，官兵未來之間，宵小乘機發動。還有剩餘倉穀若干，再請幾位接理賑務。這總是我們要有始有終的意思，望諸位諒解！」眾人彼此商量一回，當場推出幾個人來，一夜之間，俱已辦妥。次早，天色才近黎明，宋江軍馬，已是整整齊齊地分頭撤退。城內城外，家家戶戶，無不焚香恭送。（【眉】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焚香恭送，足令為民牧者猛省之助。）（【夾】放開樂廷玉，不敢問了。）一路無話，直抵運河，接著花榮等人馬，一同奏凱回山。

山上頭領聞知得勝回來，由盧俊義率領，整隊迎接。計算這一次只充州府庫所得金帛，足夠一年以外錢糧。而且人民又交口稱頌，總算名利雙收。宋江只因山泊裡兄弟又少幾位，心中有幾分不快，卻得兄弟宋清迎頭報王英、秦明俱有添丁之喜，也算山寨上興旺氣象。（【眉】王英、秦明添丁是伏筆。）大家到忠義堂坐定，宋江問盧俊義出兵後梁山上事情，盧俊義一一回答。忽然小喽囉呈上一封書信來，宋江接過，看見封面，早吃一驚。抽出看時，上面寫道：

公明長兄執事：宣以愚直，構罪上官，輾轉飄流，遂蒙提挈。當是時，見我兄之雄才大略，與眾兄弟之勝概豪情，想慰以待招安，相勉以行忠義。宣一旦傾心，遂忘固陋。嗣是以後，黽勉和同，雖未能為山泊樹風聲，亦幸不為山泊招玷辱。近者充州之役，在吾兄誓師之始，便言救民，即儕輩在軍之中，亦稱去暴。方謂戮力同心，昭宣義問，立高世之美譽，作招安之始基。宣雖庸駑，亦與榮施。豈料任隆望卑，才疏責重，堅守不移之節，幾成交哄之階。以言職事，則未盡其宜；以對人民，則不勝其歉。始悟書生之性情，不可以處草澤；文史之繩尺，不可以律英奇。宣於是知難矣，又於是知愧矣。反躬自問，山石可碎，不能改其冥頑；野雉可羅，不能革其耿介。與其執一己之私見，而累眾人；何如完眾人之同情，而退一己。（【眉】裴宣毅然下山，並非無故，參閱前文，自得要領。）用是即乘凱唱之機，不待驪歌之賦。對於我兄平時慇懃之待遇，款至之交情，雖異道途，長銘肺腑。冀豪傑為國馳驅之有日，庶艱生望風思慕為不虛。謹布懷來，恕非面謝。裴宣頓首。

宋江看了，與眾頭領傳觀，付之一笑，（【眉】付之一笑，了之最乾淨。）擱置不提。（【夾】盧俊義暗中鼓掌。）隨即由吳用將出兵交戰情形，敘述一遍。吳用道：「李逵兄弟素來忠直，無有他腸，此番失蹤，定是擅自下山，到兗州助戰，（【眉】宋江忽想起李逵，恰在奏凱歸來以後，「到兗州助戰」一語顧盼生。）不知緣何在路中間下禍來。可請戴宗、楊林兩位兄弟下山打探蹤跡，附近州縣牢獄，一一訪問。」話未了，早見左首座前一位女頭領，婷婷裊裊地走向前來，眾頭領看時，乃是一丈青扈三娘。三娘兩手還捧著一個粉紅包袱，（【夾】偏是嬌豔的顏色。）從從容容，走到宋江面前，微微一笑。（【眉】疊用笑字，畫繪出一丈青的神態。）這一笑，直笑出滿面殺氣，連宋江、吳用也吃怔住。三娘道：「公明哥哥在上，實不相瞞，李逵並未曾走開，是小妹子殺了。頭顱在此，不須更煩尋覓。小妹子一身做事一身當，聽公明哥哥處分好了！」說著，輕輕將包袱解開，一顆頭髮蓬鬆齒牙暴露的怪頭顱，石灰淹著，還不曾壞，誰說不是黑旋風呢！宋江定一定神：「你真殺他的麼？」

三娘且不回言，望一望四面眾頭領，放開清脆的喉嚨，（【眉】「你真殺他的麼？」有推響裝啞的意味。喉嚨上冠以清脆二字，如見其人。）說道：「諸位兄長，聽小妹一言。當初公明哥哥三打祝家莊時候，我扈家因為小妹的緣故，特地講和。那時公明哥哥將令，明明白白說，敢有動扈家一草一木者斬，諸位兄長想也記得。我扈家正為這個緣故，不加防備。不料這黑廝逞著兵勢，殺進莊來，把我父親、母親和一門良賤，殺個罄盡，我嫡親哥到今不知生死。事後，公明哥哥也不曾加甚責罰。連丈夫王英也奉公明哥哥將令，（【夾】夫婦之間，有將令在，怪極。）不敢洩漏分毫。（【眉】公明不加責罰，是不能實行將令也。王英雖奉將令，不敢洩漏此將令，果能保持秘密乎？直到前回，這黑廝倚醉，偷坐忠義堂上第一把交椅，和丈夫打架。丈夫盛怒之下，才說出來。）也是天網恢恢，妹子即日送丈夫出兵之後，回到後泊，這黑廝獨自一個在水邊洗澡，是小妹暗中一手弩，直貫其心，隨取首級，裹回山寨。本要呈明盧頭領和朱軍師，不道次日，即行分發，所以留到今朝，才捧出來。諸位兄長，小妹雖然是報父母之仇，可是依著公明哥哥將令，這黑廝（【眉】「這黑廝」三字新穎。）不是早就該殺嗎？」此刻宋江兩眼直挺挺（【眉】兩眼直挺挺的有不屈之概，眼珠疊疊翻轉，無可如何於此可見矣。文字傳神之處，如是如是。）望著扈三娘，三娘說一句，宋江眼珠翻一下。到得三娘說完，宋江還未開口，忽地旁邊閃出一位大鬍子來，迎著扈三娘深深地幾大揖道：「感謝賢妹！真正女英雄！我朱仝枉然為人，大半世懷恨在心，幾次不好發作。賢妹，你真好氣概！好膽量！我朱仝真正慚愧死！」（【眉】朱大鬍子作揖來得奇突。）旁邊吳用見此神情，忙遮向前，（【夾】八字有防備不虞之意。）對宋江道：「此事在我們山寨發現，是有些不好。但這回王英兄弟攻打兗州，立有戰功，他們夫婦一體，就將功折罪罷！」宋江啞口無言，聽憑吳用吩咐。眾人看宋江的臉色，比三娘還要發青，一場戰勝慶功的盛會，就此紛紛退去。（【眉】紛紛退去，有無限含蓄。）

吳用知道宋江心裡煩悶，邀同花榮、朱武，來宋江私宅商個排遣。恰好宋太公聞道軍前得勝回來，也叫宋清預備幾件宋江平時歡喜合口的菜蔬，順留三人小飲。飲到半酣，宋江見捧上大盤子清蒸河鯉，（【眉】「清蒸河鯉」四字，見之饑涎欲滴。）想起當年潯陽江上初遇李逵的情景，不覺放下筷子，歎息起來。朱武勸道：「公明哥哥，只請寬懷。從古開基創業，總以駕御英豪為主，區區恩怨，一切置之度外。公明哥哥，你但看曹孟德，雖是痛惜典章，後來並不因此殺了張繡。」宋江道：「我也知道這個道理。只是我把人置之度外，人卻不把我置之度外，當面給我個下不去。（【眉】「當面給我個下不去」，於威信有損，是真心話。）我縱不為李兄弟報仇，在自己威信上著想，又怎能輕易放過？」花榮道：「現在人心難問，變化真多，倘若偏重一方，還恐激起其他反動。」（【眉】「反動」二字在花榮口中發出太不值錢。）宋江道：「我心只不甘服，如其不能彰明較著地辦去，便暗暗做了，也出口氣。象今天忠義堂上的情形，我是到死不忘記的。」吳用把酒杯往桌上一頓道：「法子盡容易，（【眉】「法子盡容易」，離不掉大軍師口脛。）只恐禍機一發，不止此耳！」朱武、花榮都道：「辦事要有機會，才得手腳乾淨，（【夾】隱然指晁蓋。）倘若勉強去行，拖泥帶水，反是不好。」宋清卻沒話說，只低著頭盡吃。（【夾】無用的現形。）忽然「呀」的一聲，（【眉】「呀」的一聲，令人詫異得很。）旁邊一扇小門開了，走進一位花白鬍鬚的老者，座上人一看，正是宋太公，連忙齊齊讓坐，宋江趕過來端交椅。宋太公道：「我吃過了，不用闖你們的席，你們盡坐。」自走到靠壁一張長藤椅上，半倚半躺地坐下。

宋江請大家都坐。太公道：「剛才我在間壁靜聽你們商量，是不是要對付我那扈家乾女兒？」吳用連忙陪笑（【眉】真笑耶？假笑耶？）道：「哪有此事，誰不知道她是你老人家的乾女兒。不過公明哥哥為李逵兄弟，有些傷心，我們說幾句在氣的話兒，排解排解。」宋太公道：「果真如此，倒也罷了！你們聽我道來，方知我不是偏向她，抑勒自己的兒子。」吳用等眾連連答應。畢竟宋太公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裴宣辭職出書，後半頗似宋四六，前半太凝煉，尚非宋體。築公裴宣、蕭讓、金大堅又去，梁山上只有一百零二人矣。秋風